

次一版出天十每

號曆一三五一年十月十六日一第日五十月二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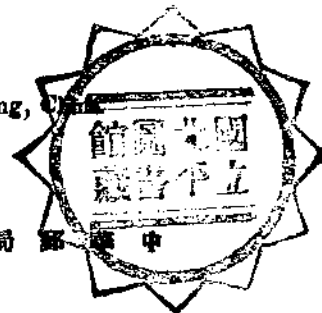
(冊中份月二)

期五第 卷五第

Yueh Hwa Magazine

Vol. IV, No. 5.

No. 20, Tang Sso Pai Lao, Peiping, China
 Teleph. No. 2590 East.
 Shawal 1351 A. H.



紙報之勞立號掛准特局郵華中

本期目錄

編除雜談	S. T.
古蘭譯解	
第二章第一五八節——第一六〇節	哈福貴
論著	
我也來談談「怎樣研究古蘭」	馬學仁
譯叢	
伊斯蘭宗教史(續)	士謙譯
教義	
轉述古蘭之意義為外國文(續)	仰思室譯
回教世界	
拉迪爾時代的阿富汗	海維諒
西行日記	
出國前第一	振武
長途的海洋和沿站第二	
調查	
長安回城巡禮記(續)	王會善
特載	
西北之行(續)	馬毓貴
文藝	
輓安營長德馨烈士	
專件	
北平市回教同仁追悼安營長德馨紀錄(續)	
紀事——五則	
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全體職教員學生歡送留埃暨赴西北服務人員紀念攝影	

編者作者讀者

知感 眞主，這一期又走馬看花的出刊了。我們希望，在這裏可以得讀者各種的回鄉音，如果讀者作了文章，只要篇幅容得下，我們願意給讀者以發表的機會。至於內容呢，畧述如下：

(A)古蘭譯解。(B)教義研究。(C)論著。(D)短篇的文學創造及其他……關於翻譯古蘭，我們主張不必用書經式的調子徒使讀者再費一番檢查字典的功夫，只要「態度忠實」，「譯筆透關」。能令人有「興趣且容易瞭解」，就夠了。本報自發刊以來，條忽五年，自去年添了古蘭譯解一欄，好歹述者都是費心作的。我們打算把這些彙集成本，以作本刊的紀念，惟茲事體大，請讀者表示意見！我們所最歡迎的，就是對於本刊的意見和批評，同時希望知道自已不到之處，以及讀者所需要的是什麼，以便使本刊更適應於諸信教親。

外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或缺少些什麼，深盼讀者不吝賜教！(S. T.)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إِنَّا أَنْشَأْنَا السَّمْعَانَ لَمِنْ شِعَابِ الرَّحْمَنِ فَلا تَسْمَعُوا لِهَذَا الْجَنَّةِ لَنْ يَصْطَفِيَ لَهَا أَحَدٌ وَلا يُسْمِعُ فِيهَا أَحَدًا وَاللَّهُ سَمِيعٌ عَلِيمٌ

إِنَّا أَنْشَأْنَا السَّمْعَانَ لَمِنْ شِعَابِ الرَّحْمَنِ فَلا تَسْمَعُوا لِهَذَا الْجَنَّةِ لَنْ يَصْطَفِيَ لَهَا أَحَدٌ وَلا يُسْمِعُ فِيهَا أَحَدًا وَاللَّهُ سَمِيعٌ عَلِيمٌ

古蘭譯解

成達師範
四年級生哈福貴譯述

「奉法和埋日俄是屬於「安拉」的顯跡。親奔天房者！或拜訪者；——遊轉了牠兩個，在他上沒有罪。增加作好的人「安拉」是承領的，深知的。

他們隱昧我下降的明証和正道，在我在中爲一些人解明以後！那些人，「安拉」驅逐他們。一些驅逐者驅逐他們。

但除過他們作「討白」者！他們向善，與他們分明了，這些人，我承領他們討白，我是承領的，多慈的。」

緒論——天方典禮云：「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其所自始也。天闕天房，亦名「克而」，白是萬方的朝向。位於亞洲西部，「滿克」國。滿克稱爲世界的祖國。又居大地正中，所以安拉特將天闕設於萬方的中心地。猶爲四體的朝心，乃人類一定的必然的朝向地也，就是生人祖阿丹的始源地，在每年中的蠟月中，開始朝覲，天方名「祖立黑哲月」中，觀月的第八日起，直至第十三日止，在此過程中，凡是穆民不論男女老幼皆勝任前往，因爲在一生裏去朝一次是天命，「安拉」說過：『漢志的月是工作的月，既然他把

漢志月做天命，那個並且莫有與婦女相聚，作歹，起隔絕，在漢志中，你作的是屬于好，安拉是知道牠的。……」貴聖也會說過：『唉！一些人類呀！的寔安拉將「漢志」在你們上作了天命，既然他為安拉朝漢志的那個人，他沒有「村戲」，與沒有作罪，罪就從他上脫去了，像了他們的慈母生產他的那一日，「歐木來」直至「歐木來」。……』在他上沒有別的還報，祇除是天堂。』並不論有多遠的路程，如能夠達到的就當然，總而言之，凡是伊斯蘭教徒立意，朝覲，前往的人，到了惟獨的時候，皆便背井離鄉茹辛勞苦着與家中的親戚愛友而別並不辭勞苦不計利害，擺脫一切，悠然前往，像這種奪志浩然的勇氣，非他教教民所能及的，各地的教胞犧牲了不知若干精神物質，得着這種偉大的教訓又能得到和各地的穆斯林不約而會，這足以表現伊斯蘭團結的鞏固和組織的嚴密的精神呀！像這樣其是他教人所作到的呢！這也是同一信仰的緣故呀！萬億的教胞們，信仰統一舉行這隆盛嚴重的大典禮，皆是面面相覷，心心相印，到該地去並無種族的區別，無國界，無階級，無差別，所謂人人皆足立於水平線上，天下回民是一家四海皆為兄弟，是多主張世界大同與忠誠和平呢？這皆是伊斯蘭的真精神照耀呀。

『率法與埋日俄，是屬於安拉的顯蹟，既然親奔天房者——或拜行者，在他上沒有罪，增加作好的人「安拉」是承領的深知的。』朝天房是伊斯蘭教中五樣要律之一，換句話說也就是素常說的五功的第五樣功課，凡是一個伊斯蘭的教胞，就是應當作的天命，安拉說：『因為人類建築的那所房子，「墨克」那所房子，吉慶的，引領世界人類的，內有古跡「依佈拉希買」的聖位，進它那個人是安寧的，為「安拉」朝天房，是在能夠到那裏的人上（當然，不信的人，與安拉無傷，「安拉」是無求世人的）由該段「阿業台」可以證明穆民朝覲是必然的天命功課，要知道「安拉」命人類朝天房的意義是深而奧妙的，可是表面上去觀察沒有什麼，但是細細的研究起來，確實有很深切的奧義吧！非

是人類能力所能逃盡的，以人類淺薄的細研究，可知其大概，計分二方面如下：

A. 犧牲——朝覲既然是天命，凡是穆民須於「祖雷後哲」月中聖於滿克城中，距離滿克附近的人，姑且不提，而遠方的穆民不辭辛苦而往，此一去並不知費用多少物質和精神，犧牲於朝覲上，人類生於這誼誼不絕的世界上，很多的人，皆是使「頓亞」所感，這一生的事業就是財帛兒女。皆把他們作爲了人生的須要品，因爲與他們是對於人生常常發生密切關係的，按公正的安拉所言「天地的一總的大權皆惟獨於「安拉乎」，頓亞無幾日的享受」，由些可証明一切的一切皆是安拉的，所有，况兒女財帛乎？那個不過暫且由你一時執掌享受而已，所謂光陰如流水人生若夢，似如過客，末日的幸福，是比現在可托，至永久，至快樂的。要知道「安拉」將「漢志」定爲天命，爲試驗人類對於「安拉」之誠實虛僞，所以朝覲這件功課，是表現人對「安拉」誠懇的犧牲，化廢了很多的金錢，用在「安拉」的途徑裏，而離別了慈愛的雙親，違了妻子，兄弟，拋棄了一切喜愛，而有利益的事，不牽掛毫絲的塵世的關係消滅了自己的意志；觀念整個的純粹的惟獨安拉，像這種精神，非他教所能「及呀」。

B. 平等——伊斯蘭是主持和平宗教，並不是有主張和平，而空說的，無論是作何事其政策等，皆是主持和平而所致的，就以朝覲來說，無種族，無國界，無階級，無差別的觀念，所謂「世界大同」。無論男女皆有朝覲的機會，皆是佔的平等地位上，無貧富的階級，全人類朝覲皆取一致的态度，並無絲毫的差別，伊斯蘭的主義的高尚平等，現象，除此以外，那個宗教可以作的到這一步呢？惟有正大光明素持和平的大伊斯蘭，但是世界不論那種民族，皆以這種精神爲他們的先鋒，他們還那能生出欺侮壓迫的現象來呢？以及種種強暴的行爲，朝覲這件功課，的確是伊斯蘭中表現和平精神的一步分呀！

既然人們知道須親遊轉「率法」與「埋日俄」如人類遵行了主命後「安拉」不但恕饒，人類的罪惡，錯過，並且加以特別慈憫，那也是人類欲想不到的呀！人類終日生存於世上，終日生

活慾望是無限的，可是人類作的事的善惡不論，是否知道「安拉」是至知的，作好有善報作惡有惡報，所謂賞善罰惡」是定而不可移的，如果人類知道行善那麼安拉定能承領的。朝覲的條件及種類。

(A)朝覲須知條件：(1)良人，(2)出幼的人，(3)有智識，(非專指而林而言)(4)健康的人，(5)錢財充足的人，(在其廣用上能夠的人)(6)在脚力及施費上能够至漢志的人，(7)在使費上能够歸國的人，(8)婦人有同着她的丈夫或近親在旅行中能够的人，(9)路途平安。除此以外者如幼童，病夫，窮人等，皆不當然。

(B)朝的種類——計分四種1.單朝為主命，2.素朝為聖行，3.連朝亦為天命，4.續朝亦為天命。

功課方面(1)正朝覲為天命，(2)朝覲為聖行，(3)辭朝為當然，(4)副朝覲為餘功，覲朝的主命條件，概分為三件(一)受戒(二)住「阿雷發台」山(三)巡遊天房。

當然的條件——住「母子代來菲」。於途中忙行，擲石，開戒，辭朝，宰牲。

「他們隱昧我下降的明証和正道，我在天經中為一些解明以後的那些人，安拉驅逐他，與一些被驅逐的也驅逐他們」。

他們是指的以往過去的一些民族們，什麼奴哈的「高目」(民族)，達屋代的「高目」「母撒」與「爾撒」的「高目」，安拉曾給他們解明了以後，而他們又隱昧，何嘗安拉不泯滅他們呢？何嘗不驅逐他們呢？他們是一些隱昧主叛逆的，安拉，曾給牠們降下經典引導他們，但是他們因為忌妒聖人起見，他們不跟隨他(聖人)他們生計，總是謀殺他，既然不順從聖人就是逆主者，因為聖人是「安拉」的宣道者，但是他們直接叛逆聖人，間接就是隱昧安拉的人，因為是有連帶的性質的「安拉」於每時代差欽差，降經典。為引導世人，「安拉」的經典就是人類寶鏡「安拉」差使就是人類們的指南針但是人類如不順從反來叛逆那可說是到了凶災惡代的

地步？那時候「安拉」如不願於今世還報等到末日立起之時一定要罪罰的，並且一些天仙和人神的一總也要給你作事的祈禱，也要驅逐，或「安拉」差一些驅逐者驅逐你。

「但是除過了他們作討白（改悔）他們向善，與他們分明了這些人，我領承他們討白我是承領的，多慈的。」

「討白」是阿刺伯字譯漢文為改悔，人乃生於誼誼的今世裏，受一些惡劣的習慣薰染，不免要有違犯「安拉」之處，但是必須人類研究心理用一種良善的法子，去更正，牠方為人類之重責呢所以過錯是人類免不掉的事情，諺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雖有過須勉勵改去所謂「作討白」。貴聖說過「他作討白的那人就像了他莫有幹牠——罪」安拉說過「委實安拉是多准討白獨慈的主」，作討白不是口唇的功課，是心中的誠信問題。他們齊理，就是他們作為主朝觀換言之，他們一總着服從了安拉的教律。並莫毫絲的疑惑鬆怠，與他們對於安拉誠偽，就可以分明了，誰是誰非就可以現明了，須知道委實安拉是但是物上大能的，是深知，的安拉說「委是我道至知你們明揚的與深知你們暗藏的那個，安拉是能觀但是物的」，故此人類的舉一動明揚暗藏安拉的眼光也能達的到安拉說「委是我是在凡是物裏打算的至於我為主所奔走的事業，安拉是公新的，賞善罰惡好工作安拉領受，的惡的行為誠實的討白以後「安拉」即可承領，委實安拉是多准討白獨慈的呀。

參考典禮教律開必雷。



我也來談談「怎樣研究古蘭」

成達師範馬學仁
四年級生

我們不能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來詆侮宗教為無用的廢物；我們不能拿着社會科學的眼光，來判斷宗教為歷史上過去的陳迹。推重科學的人，當然是以科學為治事的最利工具；偏愛哲學的人，一定是以哲學為所有價值的高尚理論；測量社會的人，以為研究社會為人生應有的本職；同樣着耶穌基督的信徒是以耶穌為世人的教主，宇宙大化的主宰者的。這樣各人有各人的立足點。各人有各人的崇信者的各自為是而以他人盡在淘汰排斥之例的態度；是偏激而不自見的，謬誤而失當的。說的無論怎樣好聽，冠冕堂皇而悅人心志；任他五花八門，天花亂墜而掠人耳目；也是不公允的品騰與理論，不足以取的糟粕謔言。所以，我們要評議一物的有無價值；理論的是否正義而真純；欲得到一公正的結果，那是非有虛心坦白的態度不為功的。經過了我們之了悟與判斷之後，認此種宗教是合理的，正義的，真純的；然後我們要用長久的努力去把它闡揚光大，但是這種長久的努力之進取精神；是立基於一種太上心情的上，這種太上的心情

即宗教上之所謂信仰是也。但是人們之了悟與判斷的能力有強弱之別，故所信仰的對象各異；所崇拜的宗教不同。所以在這判斷的須臾，是一生幸福的註定關頭，稍有移涉，則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時失慎，即入歧途；吾人于此能豈不加諸意乎？我常對我的朋友說：我們要想信仰任何一種宗教或主義，對於觀察的方法，應效小說家之有銳敏的眼睛的。例如在這蕪亂靡羅，萬象森羅的宇宙間；到處都可拿來作小說家的資料；而小說家當然不能像記賬似的，將宇宙的一切都寫之無餘述之莫棄；而況也沒有那種能力呢！小說家之所能為小說家者，只須在此雜亂無章，運行不息的世界上，揀選最精彩的一件事或一物，將世界的形態宇宙的大化描摹而形容之足矣；這種技巧，就是小說家之為小說的憑藉。世界上的宗教，真是由為數之多，不勝枚舉；皮相的看法，任何一個宗教似乎都是義深理精的；他們像在那裏唱着優美的誘睡的歌兒，清脆的婉轉而鏗鏘的音樂；我們的意志稍有不慎就踏入深禍的漩渦中，世人復輒以誠慙之愚而被其所惑；豈非險事乎？

所以我們應有小說家之「最精彩」的鑑別能力，銳敏的眼光；方中肯綮。才有把握。但是這種超凡入聖的能力與眼光，非任何一個人所據有的，是要有長久的涵養的，與豐富的經驗的。我們雖莫有那樣的涵養與經驗，我以為我們至少也是不能輕妄從事的。

無論任何的一種組織，必有它的下層基礎的建築存在。一個國家的成立，有它立國的原則作基礎，一個團體的結合也有他們所恪遵的法規作基礎；宗教也是有所憑藉的基礎的。如耶教的「新舊約」，佛教的「佛經」，我們的「可蘭」是也。我們伊思蘭教的理論在中國的社會上可謂莫有絲毫的影響；在中國的文壇上可謂莫有一點地位；在中國人的心理同即象中可謂無其痕跡的；不特此也，就是在宗教的疆場上，也是居着底末的落伍位置，伏處于黑暗的角隅中，而不能與那些所謂「貴族式」的，紳士大架子的宗教爭勝競先，並軌而駛，同日而語。我想我們伊思蘭教之下能淩于昌盛而翊興；民族氣之不振而衰歇者；全在莫有把我們的真道理，真精神開發播揚出去之故；致使這渠濶而精奧的至理湮沒，高尚而純潔的精神不彰。拙見以為闡揚我們的真道理，真精神的絕妙手段，唯便捷徑，非在此基礎的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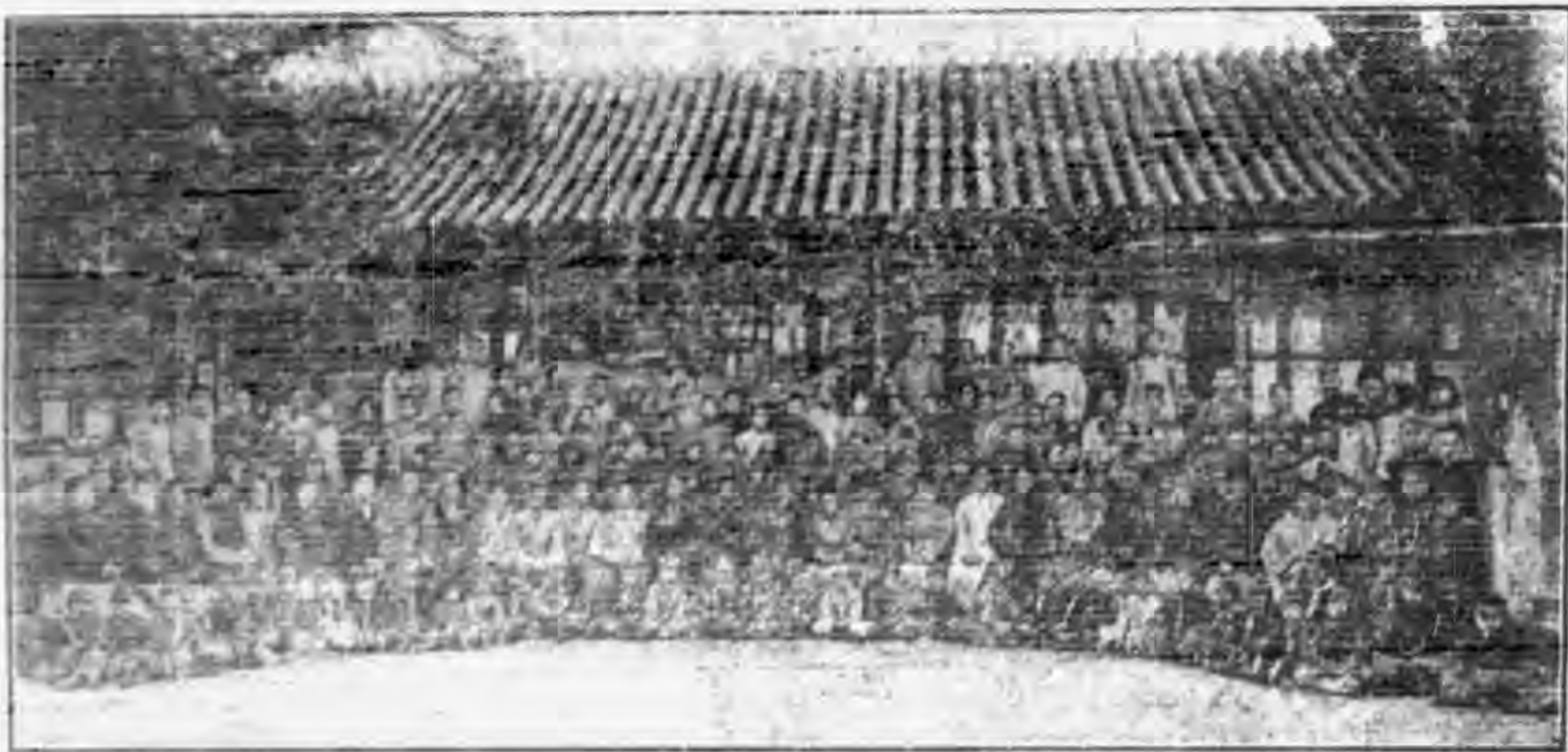
蘭上着眼不可；質言之，欲使成伊思蘭之前途光明，民族之朝氣召蘇，必自「研究古蘭」始。試看，我們伊思蘭教，在此中國千餘年的過程中，而「古蘭」一經典，竟無講本；其他文學，藝術，倫理等則更不俟言及矣。真有卞璞無光，豐鐔匿彩的氣概。而再書遐想使我教在此激烈的爭競場中，能飛黃騰達顯煥而張擴者，非愚人之說夢乎哉！設到這理真令人痛心疾首，惱悵酸辛，精神愉快而舉體作顫；歎吾教前途之黑暗，訝吾人思想之迂腐而偏側；實不知何為乎以致于斯耶？日前在月華報上——第四卷第三十四期——拜讀王君世明之傑著「怎樣研究古蘭」一文。予以此偌大問題，世人竟鮮罕論及者，讀之不稍無感觸，於是將予之管見所及的一點固陋之見，草成此文以供好「研究古蘭」者之參考焉。我以為我們在未研究古蘭之前應先問：什麼人纔夠研究古蘭的資格？研究古蘭者應有什麼態度？研究時應採用什麼方法？諸問題。然後如能將這些問題依次解決，那必有一個昭著而明顯的概念，刻銘在我們的腦海裏。現在我們先研究：

1. 什麼人纔夠研究古蘭的資格，

研究古蘭是穆民男女之分所當然的職能，這是

「安拉」很彰著的明令，我們是不能稍有涉疑的。雖然研究古蘭是他們的本分，而他們莫有王君之所謂「學與才」，「安拉」雖有此白恩彼等亦徒然矣。拙見以為即是懷才有學的人，也未必就是够研究古蘭有資格的人。我以為研究古蘭而能得以明晰的結果，是據有一種極嚴格的條件的；並非任何一個人以其有才有學而算够研究古蘭的資格的。即使去叫他研究，其結果也是一塌糊塗，漆黑一團糟。品定人之有無此資格，固以才，學為先，但除才學之外就要以宗教觀作品定的準繩了。由宗教觀的篤誠與輕淡上，足能為有無此資格者之信徵。茲將予觀察所得之宗教觀錄列於下：

(A) 機械式的宗教觀——此



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歡送留埃赴西北報務人員紀念攝影

種人，就是跟着人走的人，人云亦云，人非亦非，自己不加考究，毫無主見。將他人之言看成天經地義，金科玉律，恪遵謹守之，而不敢稍違。此等人執拗太過不能以故變動而來應付環境；只可作個「誠實的穩民」。雖他懷才學，也不够研究古蘭的資格。

(B) 作賊式的宗教觀——此等人，對於教義不是篤守的而又莫有反對宗教的魄力和才能；只是陽奉陰違；在暗處作惡，例如我們宗教中，禁止無故行歹于人；而他耍吹毛求疵的尋個緣故；來蒙皮作歹，明令某月為禁月，而他們以其他月來代替。如此雖才懷隨，和；學富五車！其心志偏蕩，氣能失調只可作個「宗教中的墮

落敗類」焉配研究古蘭。

(C)無宗教式的宗教觀——就是名譽上信奉宗教，而實際上對於宗教，持反對的態度的人。其結果非徒打不倒宗教，而為宗教所擊踏。若然，胡能研究古蘭也。

(D)真純的宗教觀——此等人，去前三者之短，而獨存三者之長；而富於思想，善于考究的人。既篤守教條，復品學有養；不以他人之言為是，不以他人之言為非，而本良知良能獨行其是者。方有研究古蘭之資格也。

予以為此等人雖有研究古蘭的資格，必再據有

伊斯蘭宗教史

(續)

古蘭中伊斯蘭的立法原則

古蘭曾昭示吾人：降經原為治理人類的事情，因此才有一切的命令和禁止，古蘭云：『彼命他們以正，禁他們於異，為他們把淨的定為合義，把污的定為受禁。』七，一五七

立法的原則有三：

1. 無難

宗教是以解除痛苦為基礎的，其證據是多的，

古此條件方為真切而妥善。此條件者何？即心志專一是也。王君謂研究古蘭，必須先有信仰為條件。

予竊為不取苟同也，何者？夫信仰者，亦不過空空洞洞之信仰已耳；未必就是遵經循律也。其(信仰)所含之成分，遠之及皈依之大；而皈依者，又不及心志專一為精且善矣。此孔丘之所謂「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同一原理也。總之，予以為研究古蘭者，必足富有思想而眼光敏銳，善于考究的人；而再加之以心志專一之條件，方能成功奏效也。(未完)

士謙譯

蘭於稱讚天使處有云：『彼從他們上放下重担，和在他們上的枷。』七，一五七在安拉教誨吾人祈禱詞中說：『保養我們的主啊！你不要把重担放在我們上，猶如放在前人上，你不要教吾人担吾人所能夠的。』二，二八六『安拉不責成人，惟其所能。』二，二八六『安拉欲你們易，不欲你們難。』二，一八五『彼未嘗在宗教裏置艱難於你們。』安拉欲減輕於你們，彼造弱小的人。』四，二八『安拉決不欲

置艱難於你們。』五，六穆聖云：「差吾以矯正以容易。」在穆聖儀行錄中有：「不令其選擇於兩事間則已，否則彼惟選其最易者——只要無罪。」及其他——（阿也台）（哈底斯）。因此法學家把「易」列為立法的原則之一，根據「易」而制定的一切（候因）是多餘的。所以把權宜亦作成教法。如旅行者開齋，土淨，遇必要時解禁等……。

2. 少責成

少責成是無難的必須產品。因為責成的多，就有困難了。凡研究古蘭，而肯注意其中「命」禁的人，他就欽佩這個原則的真實了。因為他看見那些「命」禁是簡略的，在最短的時間可以明瞭他的概要，而且是遵行容易的。既無多的分晰，如何能有傷於保守古蘭的人呢？古蘭有云：「哦信者！你們不要問那一些事物：若它顯給你們，便使你們憂愁；若你們問它——在降古蘭時，便要顯給你們，安拉於之默然，安拉是多饒而寬容的。你們之前一夥人曾問牠，而後他們藉抽轉為不信者了。」被禁止的這些事物，安拉原來是於之默然的，而後他們的詢問，遂成了禁止的原因了。假使他們不問，安拉對之必然仍是默而不言，那麼，人類的幹與不幹將聽其自由了。曾有問

「罕直」於穆聖曰：「在每年裏朝覲嗎？」穆聖曰：「假使我說『是的』，在每年朝覲，一定就當然了；你們把我撇給你們的交付給我着，在你們之前的人憑着多問而違抗他們的聖人受傷了。」穆聖還有一段聖諭，也可以證明這個解釋，穆聖說：「穆士林傷穆士林的最廣的，就是他問了不受禁止的事物，為他的問，而後牠轉成受禁止的了。」又說：「委實安拉規定了一切法則，你們不要拋棄牠；安拉限定了一切界限，你們不要越過牠；安拉禁止的一切事物，你們不要干犯牠；安拉沒有提說的事物，原為慈憫你們，並不是忘了，你們不要窮究牠。」（待續）

◎兩種必讀的書：

穆士塔格——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教典速成課本——全一冊定價大洋六分

北平東四成達師範出版部發行

轉述古蘭之義意爲外國文

(續)

仰思室譯
回光月刊主筆著

△結論

翻譯古蘭既係以外國文掉換阿拉伯字代替其位？表示所以明瞭阿文之意義，鄙意則以爲有多數之真言照此辦法莫能作真正之翻譯。翻譯古蘭由始至終雖祇照本義翻譯亦非易事。網羅數意之真言除按一個意義外決不能轉變爲他種文字，此種不爲翻譯而祇宜命曰：訓話註解，如此可以將古蘭妙義轉成外國字，以其爲解話而非完全適合本文之翻譯。

轉述古蘭之意爲外國文須令讀者留意此項轉述僅爲訓話而非翻譯。書於頁旁釋明此爲真言概括數意之一，或最偏勝之意的註文皆爲令讀者注意之方法世之讀歐人翻譯而懷疑古蘭真言有殊異者以此釋明而疑解，如德文之翻譯者關於「渠等不觀夫易比里如何受造？」之句以「雲」字翻譯易比里。而英文之翻譯者又以著名之動物翻譯之，歐人之讀兩種譯文者必懷疑此種殊異係載在古蘭之原文。殊不知此項殊異係由於兩翻譯者而發生，各人轉述真言所包羅兩種意義之一種耳。

即使按照本義而憑其實義之翻譯自古蘭之全部真言而言則非易易也，翻譯之容易惟有照訓話之法，翻譯家苟能按照外國文之任何法規暢明真言之意無所損益則意譯較字譯尤爲切近正確。

有志之士如能組織一種社會按照其顯明宗旨及認識其字之堅決，專事轉譯古蘭意義爲外國文，糾正今之歐人所有之一切謬誤，則爲爲真教開通固蔽之新途徑，而將精深博大之聖道廣播於各邊遠之境域者也。

回光月刊主筆穆罕梅德海子爾哈賽尼識

△尾聲

在事事欲謀刷新適應環境之中國回教，譯經之空氣早已彌漫六合，惟茲事體大不易成功，即或成功也而亦難免字譯意譯所陷之缺點。埃及回光刊主筆穆罕梅德，海子爾，哈賽尼先生因迭獲各處，教胞咨詢翻譯古蘭之文件始有詳明愷切之此作，在讀其言論之次譯者不憚煩瑣再與讀者作一歸納的談叙：

(a) 阿拉伯文之意義，

查阿拉伯文字亦猶其他各國文字之有實意與廣義，而古蘭乃阿拉伯文字所組織而成者自無例外。夫實義者文字表面所含之通意是也，凡能認識單字意義及文法者皆能認識之。至廣義者乃實義別具之妙意是也，乃屬於修辭部分。苟非精闢修辭學之家則未能易為領會也。古蘭之文有實義實義之外復羅致廣義，如賓辭先於動辭所含之重要或卑微之意之類，翻譯家如欲作「兼容而並包之」之翻譯則亦勢所不能，且亦無人敢貿然武斷其為容易。

古蘭誠有舌頭所未能獨自交代之奧妙，是以以外國文字翻譯古蘭祇能按其實義而翻譯，而此之翻譯其真正及可以殆為全回徒所公認不諱者也，然而此種只能譯出其意思之一部，為片面之翻譯至其所含廣義的妙意，除另求詮註外則未能同時譯出也。

(b) 拜中誦念譯文

此為各家伊馬目互有異同之問題，照大伊馬目阿佈哈尼法之辦法即能念誦阿語而拜中誦念波斯語為可以，其門徒之一部根據此說，主張以土耳其，印度等國語亦為可以，蓋其意見以為古蘭者用阿拉伯文所表示之意思也，意思不因文字變更之差異而

差異，念阿文所表示之意思，與念非阿文所表示之意思，皆一律有效，故指為可以。

又大伊馬目之二位阿人伊馬目艾布郁蘇福，及伊馬目穆罕梅德——哈參之子——主張能念阿文者拜中念波斯等外國語則不可以，無能則可以，以念意思較篤口不念為佳，其所以為可以，係屬困難所致之範圍哈乃飛家法規指為可以者即以二位之語為歸宿。

但多數之人則反對之，以為大伊馬目之語當收回廢止，馬立克，沙法爾，罕伯禮，各家皆一致反對拜中誦念非阿拉伯之詞，無分能否誦念阿語，以為古蘭者此卓絕之阿拉伯韻文也，真主嘗以阿語稱之，一經翻譯則其卓絕與之俱混不為古蘭也，故不可以。至於不能誦阿語之人沙法爾家則主張可以記凱爾——讚誦——代之。

要之，不外兩點(甲)嘗拒絕，以憑非阿拉伯語之誦念的禮拜不真正，為正道各家伊馬目之說。

(乙)不能誦念阿語之時以外國語為可以，為二位伊馬目之說。

(c) 翻譯之難點

古蘭之文一字包羅數意，而翻譯家恒難找出與

阿字酷肖之詞，以作代替，此實字譯義譯共有之難點也，苟以有數意之外國字強而譯之。勢必發生偏誤之病，德人馬克與之翻譯即爲此類。

古蘭之文有時運用其廣義，而翻譯家則按其實意翻譯，亦屬缺點，英人馬丟之翻譯即爲其例。諸如此類者不勝不暇枚舉。

(d) 翻譯古蘭之原因

往昔之穆士林秉承穆聖感應之餘威，挾持威武與文化征服或勸導其敵國，其足跡所到之處回教之教化，古蘭原文之傳佈隨之而廣播無需乎翻譯也，不意子孫不肖內訌迭起卒致喪師失地國破家亡，致使此回教文明代表之神聖古蘭其馨香爲失墜，茲吾人既不能追隨先烈作原文之佈播，而不得不另謀一新確之方針，以傳播之，蓋以回教文化宣傳與非回教之徒乃吾人應盡的天職，欲盡此天職拾按訓話之法翻譯古蘭則無其他之法則也已。

白話附註
詳解依瑪尼 趙振武著
全一冊，定價大洋壹角
成達師範出版部代售

回	教
世	界

拉迪爾時代的阿富汗

漢 (印度通訊) 海維諒

阿富汗當俄國與印度之要衝，內地不安，足有使世界搖動之可能，阿瑪奴拉的十年新政，本來乃阿富汗歷史中之最光明之一頁，政治的穩固，革除俄印——帝國與勞農主義的衝突，使世界的人民，於大戰之後，避免一件國際上的重大危險，但是正在光耀宇宙之際，國中忽起變動，漫遊歐洲之時，反阿瑪奴拉的宣傳工作，在帝國主義的指導之下格外發生效力，國中忽起反響得到外邊的軍器及銀錢的助力，辦甲色如 *Bachta saqqa* (水夫之子) 與阿瑪奴拉對抗，阿氏戰敗走國，水夫得稱雄於阿富汗，其時暴亂的火焰，時時燃熾，以致民不堪其命，人禍的殘惡，遠勝天患，當時拉迪爾大將 *Abasi Nadir Khan* 由巴黎趕回，依着個人之勇力及智力，向祖國進發，阿富汗之東南之部落首先響應，經過赫拜爾險道 *Khyber pass* 與其兄弟之隊伍相會，相會之下，聯兵攻進喀布爾 *Kabul* 城敗水夫之子於阿爾克堡 *Jot of Are* 斬除阿富汗之禍根，於是國內復得平息，而人民承認拉迪爾爲其國王焉。

我們此地要明白的即阿富汗混動的由來，新瓦利 Shinwar 部落的暴動以及山區各部之出發，大約乃阿瑪奴拉的積極革興事業所致新瓦利部落奉無意反對革興事業，他們惟反對積極的進行，阿瑪奴拉為熱誠所逐，不能停止他的脚步，而民衆不喜歡他那飛似的脚步，以致引起國民的反感而發生亂動，但是拉迪爾的勢力興起之時，與瓦利部落即與其聯絡，而得掃除各種敗壞份子。

阿富汗東方的部落如 Mahmandi Babi Khail, Afridi, Sulaimon Khail, and Khatiyani 等種族，在哈細木將軍 Gwawal Oashim Khan 的領導之下，努力與水夫之子搏鬥致其北敗而後已，這些種族，始政府能按彼等之心理施政之時，則為效命的力士，否則乃政府的大敵，拉迪爾得阿富汗之王者，因其善得人心也。

拉迪爾將軍被選為阿富汗之王後，修內政，治外交，民所欲者，即亟與之，民所惡者，即急去之或避之，去年傳聞阿瑪奴拉有捲土重來之時，國中雖有一派為他動，但是終未達到何種結果，去年由法國運來之軍器約數萬，皆新式，且時與宗教學者携手聯絡，故拉迪爾可漢，能穩坐江山；而國中并

無何種亂動，國家秩序即能維持，關於建設一面，亦從事進行，前阿富汗國中，本無電車之設，然於去年七月喀布爾城中已開設電車公司政府經營，其車由喀布爾可通謝喇里阿巴德 Jalal Abad. 國中鐵道路線，現在計劃進行之中，將預備建築之鐵道，有網括五大區之勢，即 Patal Abad, Kabul, Ghazni, Kandahar and Herat 能也，如其鐵路可能成功，而交通便利之時，國中社會及民情風俗必大有變化，且目下政府往歐洲各國求學之學生約達四五百以上，在其學成歸國後，即服務於政府之各機關。

阿富汗雖小國，然人民強壯，腦力過人，苟能吸收新知識而得相當之教育，則阿富汗之強盛，必在目前，吾人如此希望之，吾願讀者，亦如此希望之！



定價 洋大貳元五角

全一厚冊

成達師範出版部代售

西行日記 (續)

振武

出國前第一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由北平起行

伊師校共計有學生十餘名，可是程度却分了三班，并且懸殊的很。看起來似乎不採用學年制似的。我們因為太匆促，沒得詳細打聽他們的功課，我們只見臥室的學生有在溫史地綱算等科的，有在溫習阿文的。

在敦化小學我們只和他們的校長沙善餘洗生談了會子我們要出洋的情形，也沒有領略學校的設備。晚訪慕融兄於高昌廬寓所，不遇，八時到子明處；九時慕融復來子明處相會，十一時始分袂。

五日 陰雨

船在上景印刷宣傳站，購辦應用什物。下午二時赴美國旅行社

于交涉換船票及船上火食等事，因為在北平時已經定了五〇及五〇四兩，每，四位應買八票；且張鋒一票亦在內。現在張之票價尚未交足，不能同時取來；故今天先一概不取，決定俟七日再定規。至乘上火食一節，他們可以負全責向船上交涉，特別關照。

長途的海洋和沿站第二

十二月九日 晴

上午八時餘由外國寺出發，逕赴三馬路外灘新關碼頭乘江輪轉赴楊樹浦登 Conte Kwoo 號義國郵船。在新關碼頭行者頗多，各寺阿洪教親等和伊斯蘭師範學校的教職員同學，都到了。乘江輪送到大輪的，有孫燕翼、張仲光、楊文書、馬天亮、馬華卿、哈德成、金少云、買俊三諸先生等不少的人。

船是十二點開的。開到吳淞口外，許是爲海關查驗或是因爲水淺，直停到五點多鐘才繼續開駛。

上船以後，我們調查了一下，住經濟二等船的，除我們八人之外，還有馬玉華，法真，馬永良等阿洪，合計十一人；住三等船和四等船的，還有同教人三十九位，共計中國回教人四十人之多。三等四等的回教旅伴們都是西寺金少雲先生向中國旅行社交步定的票位，并且准許自己作飯，安頓向船上要求麪菜蔬等物。

在船上——二等船裏——作大小淨極方便，有澡堂子，我們在澡盆裏洗，痛快極了！有這樣許多同教人，成班禮拜最合宜，不過船上沒有抑壓大的空間面積，容這許多人，所以分成許多小聚。

我們坐的經濟二等船——這船的二等船有兩部份，一部份是二等船，一部份是經濟二等船；前者是正二等，後者彷彿是二等以下三等以上的一種別船，價錢公道些——已經覺得很舒服了。艙房裏有四個床，兩個衣櫥，兩個臉盆，一面壁鏡，其餘電燈，電鈴，以及其他設備，應有盡有。

由我們上船到宵禮，共用了三頓飯，五時用了一頓茶點，八時用了一頓飯；聽說每天照這樣兩茶兩飯——說是早八點還有一頓茶。

調查

長安回城巡禮記

(續)

王曾善

西大寺亦名西寺，地方並非甚大，其稱大者，因其建築時代在先，大寺及古寺之謂也。此寺規模，約僅東大寺三分之一，房舍屋楹，亦較之相差甚遠。大殿雖不若東大寺之寬大，亦七開間，而其建築方式，門窗簷壁，磚刻基頂，以及殿前之方臺石欄，與東大寺舉無二致。西大寺位於大學習巷，與東大寺相距不遠。有大影壁隔路與大門相對。大門係一石製牌坊，上鐫「勅建陸次」字樣。大殿簷前，另懸一牌，詳載所謂勅建六次之年代，其式如下：

唐中宗乙巳年春季春

欽賜勅建清教寺

唐玄宗丁巳年秋季秋

勅賜唐明寺

元中統四年季夏

勅賜回回萬善寺差兵部尚書伯顏重修

元大德元年孟夏

欽差勅封咸陽王平章政事賽典赤重修

明洪武十七年秋季秋

勅賜清真寺兵部尚書鈇鉉重修

明永樂十一年孟夏內奉

勅差太監鄭和重修

上面所錄勅建六次之牌，雖屬高懸於殿簷，不知立於何年何月，而除此一牌之外，了無其他碑刻可資鑒證。其唯一可作說詞者，即其殿下左立之一「天啟六年仲冬」一碑，文曰：

「長安新興坊清真寺本於歷代所建而於唐中宗時已賜名清教寺在玄宗朝復勅改唐明寺……」

上碑所記顯見其膺，大不可靠，請將反証，續列於左：

(1) 原碑所謂「本於歷代所建」，究屬何代所建，何人所建，俱無明言，其言唐中宗，不過只謂「已賜名」，而未敢言「所勅建」也。

(2) 如真屬唐中宗時所建，即宜立有碑碣，今該寺最古之碑，即此天啟六年所立，而實際又不可徵信，其為誤妄，何待再思！

(3) 查東大寺天寶元年王鉞所撰碑中謂「遂命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創建其寺以處其衆」，天寶為唐玄宗年號，玄宗後於中宗，其時立碑而言「創建」

，則玄宗以前，西安並無清真寺，可以斷言。

(4) 西大寺內另有「重修清淨寺記」之碑，為大明嘉靖二年癸未九月所立，其文曰：

「西域教自唐入中國厥徒奉之極誠極慎乃至趙宋時建清真寺於陝西鼓樓西北隅會城人奉其教者萃於中繙譯誦拜……(後以徒衆莫能容)迨元世祖中統四年六月肇創此寺於長安新興坊街西東面名曰清淨分徒之半祝延於斯至大德丁酉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烏麻兒大崇厥教增廣飾治祝前有加及永樂十一年四月太監鄭和奉勅差往西域天方國道出陝西……乃得本寺掌教哈三……(遂同前往及回旆海中風濤橫作經哈三默禱馬聖人遂得安濟於是遂發洪願重建此寺)……嘉靖癸未其徒復為葺治……」(括號內只釋原文大意，因原文過長而冗也)

上引之碑，紀事詳細，言合情理，迨屬可信。惟一則曰「趙宋時建清真寺於陝西鼓樓西北隅」，再則曰「元中統四年肇創此寺於長安新興坊名曰清淨」。釋其文意，明屬二寺。此西大寺究屬初清修，抑為清淨，迨不可知，新興坊是否即為今之大學習巷，亦未及加以詢查，不過無論如何，

此所謂勅建六次之西大寺者，最古亦不過建於趙宋之時，而非唐中宗時也明甚。

(5) 最可怪者，該寺天啟六年之碑，已成殘缺之象，乃於咸豐七年重刻原文於原碑之背面，當時之人，蓋以西寺建築年代之「古」，惟恐其年久失傳！不知何以其智之短，竟忘將上面所引大明嘉靖癸未之碑予以推倒消燬，而任其今日對列殿前，有若質證，成大笑話也！

(6) 尤可鄙者，該寺碑記，除被視若拱璧之天啟六年碑而外，其他各碑之鑄立年代，均被鑿毀，非逼近碑石，詳加察視，不得認辨，睽其用意，亦不過消滅確證，為使後人之無知者相信其寺建築之「古」，而售其欺瞞也，其技拙，智亦拙矣！

予至西安之次日，聞西大寺之名，即往參觀，該寺同教諸君，咸首謂西大寺勅建六次，且係建於東大寺之先。予以好奇心盛，復二次冒雨前往考究，得其結果如上述。該寺究屬建於何年何代，予雖未敢遽行斷定，而嘉靖癸未碑中所載「元世祖中統四年肇創此寺，名曰清淨，分徒之半祝延於斯」之言，殆屬可徵也。所以不憚辭費者，聊釋予疑，兼以代解西安人士互相之爭辯云耳。由是言之，西大寺勅建之說，既無可考，而陸次之數，自屬無稽矣。

(未完)

特載

西北之行

(續)

馬毓貴

赴西北之同學，鑒於此次出外，路途遙遠，絕非短時間可能歸里，加以工作緊要亦不能常行歸里，隨決定先分頭回家視親，於鄭州相會，余等方有乘津浦而轉隴海之行，否則勿庸費此周折也。於四日晨八時自徐乘車赴鄭，乘客之額恰與津浦成反比例，所坐之車箱中，除幾個護路之兵士外，僅餘其餘乘客及余等。沿途山脈異常鮮少，沃田千里，皆為一片廣博的平原，地雖廣而住民很少，即徵小村落，亦如鳳毛麟角，除沿途時常現出潺潺澄清之小河渠外，別無可資點綴之景緻。最大河渠可謂柳河，車過該地，更增加莫大之懷感，當前年中央軍與西北軍作戰之時，該地曾為鏖戰之心，殺氣冲天，白骨盈野，血腥動波千里，頭顱棄如糞土，血流成渠，鬼哭魂號，戰具愈敏銳者，則其橫暴愈凶，旁飯灘雲集，無一非回人所營者。晚飯於陝西館購得教育社會學通論及酬世大會各一本，並商定於明晚起程。

六日晨起閱三號之大公報，見載有甘肅主席邵力子封閉生存週刊之消息有署名「自強」者，於生

存週刊披露一篇文章大意謂甘省某長官自南方赴任，「刮地皮」之工作，被素稱拿手，真小姐自甘南下，乘飛機時體重二百餘磅，機場主任細查之，乃藏有多量金條也。邵主席大怒，遂封閉之。晚五時赴文華里取行李，街市買賣雖多，而蕭條萬分，遊閒階級，充滿全市，社會之不景氣可知矣。七時半余等同黑君乘車西行。車中行客，較隴海東段尤少，沿途車站，簡陋頹唐，在荒涼之坡野中，僅立屋宇數椽，亦名之曰某某車站，無形中表出西省之窮苦與荒僻，以及交通文化的落伍，住民之村落猶似晨星之稀，時當深夜，月色慘暗，只可窺見深幽幽的黑暗山野，別無他物可以分析出來，車中的電燈甚至不及煤油燈的光亮，乘客皆莫精打彩的有的臥睡，有的癡坐，車停各處車站，站台上絕不似平浦那樣乘客擁集著上車下車，喧嘩噪雜，小販的密佈成行，叫聲紛囂，在遠處山嶺土邱間，時常現出點點燈火，時隱時現，乃土民之穴居者，自陝至甘，穴居於野坡土嶺者，頗不在少，據聞此土洞，因土壤堅韌之故，甚為堅罕，所掘土室，有門有戶，光線可資射入，空氣又可流通，室內並不黑暗，佈置亦甚整嚴，尤佳者則暑涼冬暖，居住相宜，每一峭壁

有掘二三層之者，白日望之，十足壯觀，來往車馬，恒行其頂上，亦無坍塌之虞。住民居此穴洞習以為常，罪惡愈深，當時每日戰死及殘傷之兵士，曾以數十萬計，事實所在，匪可諱言，彼等何辜，而為軍事領袖之互相傾軋，作了無代價的犧牲品，嗚呼，中國之內戰，何日可告終結？六時車抵開封，車站則甚為簡陋，而由窗遠望，則城內煙肉林立，屋宇鱗比，城郭宏大，頗足壯觀，惜不得親臨觀察，僅走馬觀花而已。七時抵鄭州，天色已黑，下車後恰遇李德清李宗賢二同學，彼等乘平漢車早至三天矣。寓國民旅社，略休息後，即相約出外吃飯，鄭州街道寬闊，屋宇亦甚嚴整，貿易以城南之大同街為樞紐，餘皆荒涼，縣城尤屬破陋，城牆乃殘垣廢土，不足一丈，城內房舍簡陋，儼若不景氣之一莊村。社會文化不良，土婚逼是，推其原因，皆為窮苦所迫，良家婦女，不得已而為花柳巷中之賣身。頻近年以來，天災人禍，類仍而至。人民生計艱窘。農村無形破產，男則挺而走險，流為盜匪，女乃柔弱之流，而為賣身之客，久居故都，此種現象尙少，西北幾省，明顯表現，滿目瘡痍，為之生悲。當晚至文華里禮拜堂拜謁阿衡，先至同學，即住此處，奈阿衡因出外未晤，與其他教友稍談片刻，即行回寓。

(未完)

專件

北平市回教同人追悼安營長德馨紀錄

(續)

主席致悼詞畢，次為報告安公平生暨就義經過，乃由王徵言先生報告，大畧如下，

今日我們回教同仁追悼安德馨營長，安營長之為族為教爭光榮，實使我們非常景仰，尤其是國家外侮切迫之秋，安營長竟首先殉難，實在是悲壯可欽，方才主席已詳為致悼辭，無庸贅言，鄙人今天把關於安營長生平暨就義經過，略為報告，安公籍隸河北清苑，回教徒現年三十六歲，東北陸軍講武堂，步兵科，第六期生，民國十六年夏卒業，後任第二十九軍二十三師少校營長，及本師副官長，民國十八年，改編為步兵獨立第九旅，安任該旅第六百二十六團第一營中校營長，此次榆關戰役，安正扼守要塞，深以不戰而逃為羞，誓與榆關共存亡，安公篤于宗教，戰爭以前，時常寄跡于禮拜寺，故與阿訇及教友甚稔，是時乃赴該寺沐浴，延阿訇誦經，並謂余以身許國，此戰生死難卜，設有不幸，

望收我骸骨，以還家鄉，乃率全營士兵，慷慨赴戰，奮勇殺敵，徒以要害之地，全在敵手，角山，饒頭山，五眼城三處險要，均高出榆關城牆，敵人居高臨下，砲火轟發，城牆盡毀，南門亦被燃燒彈焚著沙袋亦冒火，敵人坦克車乘機攻入，城上守軍已失去憑依，公安乃率士卒，下城殺敵，血肉白刃，與敵拚命，敵兵重重圍裹，致全軍陷于悲慘之境，計安公營長一人，連長三人，三百名忠勇軍士，竟無一生還者，而敵人步兵，亦受大創，先是安營長只于手部受傷，裹創應戰，毫未顧及，移時彈中肘腿，依然當場督師，最後頭腹兩處中彈，遂倒地不能起，其部下將屍裝入麻袋內，退出榆城時，携至西水門，就當地掘一土坑，草草掩埋，遂託寺中人代為照料，退至石河後，兵事漸息，該部下又扮作商人，與該寺教友，將安公屍體挖出，輾轉運至秦皇島，幸賴主佑，一路日軍警竄之中，竟未得覺，現其兄德忠已馳赴秦皇島，據軍事委員會消息，今夜六時，安公屍體，準可到平，安營長方國難嚴重時期，即將家眷送往故鄉，以備殉難，嗣後復致函家中，內謂外侮日亟，我準備為國守土，生死早置度外，家中諸事，可託大哥照管，彼家實以為安公為多

心，不料竟成事實，殊可哀也，在安公家中，尚有老母，行將八旬，兄弟各一人，素營小本生意，遺有妻子一人，年三十八歲，子女三人，長女十三歲，次女八歲，幼子僅三齡，安家素不豐，公雖為營長，月俸甚微，家境又極蕭條，身後之淒涼，殊堪悲悼，夫日本為帝國主義，最強有力之分子，中國為大集團之弱小民族，自滿清以來，備受日本壓迫，尤以近日之吞我三省，舉世譁然，猶復急攻榆關，實在魯平津，而擾華北，完成其東北四省之迷夢，在我們中國人，若不悉力抵抗，亡國破家，實在眉睫，像安營長鎮守榆關，當日軍臨境的時候，只知道有宗教，只知道有國家，其他一切，完全置之度外，假使為主不護佑，他的屍首怎能運出戰場，怎能運到清真寺附近的地方，假使他忘了宗教，不與教友聯絡，誰來偷運他的屍首到秦皇島去，假使他不訓練得法，待下有恩，士卒那能那樣的用命，所以安公之殉難，于國家，于宗教，于民族，都很值得我們欽佩的。

報告畢，由各寺爾林誦經祈禱，舉行畢，本有演說一項，惟因殿中過于清冷，復屆禮撤師尼時刻，乃停止舉行，宣告散會。

藝文

輓安營長德馨烈士

六合回教禮拜寺
葆真小學校稿

倭寇猖狂，驅十萬妖孽，踐踏華北，虐我人民，
佔我疆土，攘奪敗貪心，凶暴甚於封豕！
烈士忠勇，率五百健兒，奮臂榆關，寒彼虜胆，
懲彼凶頑，從容歸真宰，大義炳若日星。

華月

第一二卷合訂本

每本大洋二元

所存無多，購者從速！三卷四卷，
在裝訂中。

北平東四牌樓 成達師範出版部發行

紀事

北平 成達師範學校開學典禮誌盛

二月十一日，為北平成達師範學校舉行春季開學典禮之日，是日也，天氣絕佳，上午十時開會，到會者計有代理校長兼教務主任劉柏石，代理總務主任常子楹，代理訓育主任馬自成，教職員龐士謙，蓋策升，周仲仁，馬忠山，及校董，來賓，學生共百餘人，由學生丁富才司儀，讚聖詩畢唱校歌遂由代校長。

○劉柏石 略云：今天是開學的日子，借此與大家致謝詞
○略談幾句，我校使命重大，教胞們之企望者亦很重大，而學校方面之目的，即在幫助你們求上高深的學問，將品德養好，成一個健全的人才，為宗教服務，領導民衆是也。然而我
校艱難締造，數年於茲，只求實質，不求外觀，故

一切設備等，都求其合乎經濟原則而後可。……大家既入是校即當安心努力於學，切不可馬馬虎虎，空耗光陰，誤已誤人，與我校辦學宗旨相背……一切都願大家努力遵守，作到！

○……○略云：今天特舉四點與大家一談：第一：「蓋策升先」……一：「自察過失」。人的行為不佳，在生演說。

○……○乎個人不察，苟能自察則過錯自無矣。大凡作一件事情，總要思想，我這樣作行嗎？那樣自然品德高尚了。第二：「振起精神」，凡事沒精神就作不到，更是求學一層，要振起精神，要是終日萎靡不振，則什麼都不能作了。如陣上兵士之衝鋒，說一聲殺！則上刺刀振起精神，勇往前上，而後始獲勝利。求學亦然，上課鈴響，則常振起精神，整好書籍，準備與學問作戰。自古事情一樣，知一推二，知二推三，百業亦莫不如是。第三，「自治」。自治二字，是自己來治自己的意思，並不是定個自治會而已。要能自治。則自治會之設施。亦可消息。而學校之訓育，亦無設施之必要了。第四，「要互助」。大家在學校裏讀書，要彼此互助，自己品學都好了，還要他人好，因為辦學人的目的，很希望大家都好了才好，而且社會是大的，事情是繁的，

一切事情，都要互助始有成功呢！後由馬自成阿衡，龐士謙阿洪，周仲仁先生等依次致訓詞，遂呼口號而散云云 (Chen)

成達小學校開學誌盛

二月十二日上午九時，成達師範附設之成達小學校行開學典禮，到場者，計校長劉柏石，主任華械三教員朱伯衡，馬公偉等，來賓馬龍九，周榮廷，馬吾盧等，及全體學生二百餘人。由華械三司儀，校長劉柏石的訓詞的說：「你們求學要努力，始有進步，每年貼榜。就是考查你們用功成績的好壞，也可以借此鼓勵你們努力。你們考的好的，也要繼續努力，考的壞的更須努力，不可不努力，那不是好學生！……你們都年紀小，是讀書的好時候，不讀書，不認字，不認字，就沒有學問，沒有學問，就不能作事了，既不能作事，自己對不住，師長對不住，父母對不住，那多麼可恥呢？所以我很希望你們從此以後努力，在學校裏是個好學生，有了學問是個好國民，好國民才能救國家，後朱伯衡先生亦有極懇切之演詞，因時間關係遂即呼口號散會云。

上海

追悼安德馨

決議要案六件

二月十二日晨九時上海各界在中國回教學會內舉行安德馨追悼大會，到國府代表吳鐵城，段祺瑞代表吳光新及張之江，林康侯，王曉籟，暨各團體代表共二千餘人，主席團馬良，哈少甫，黃鎮馨行禮，仍照普通儀式，馬良致開會詞，謂回民篤信宗教，對敵人作戰，均以死為榮，本人致力武術教育四十餘年，生徒幾遍全國，如安之為國犧牲，不畏強敵，尚不知有多少云云，次全體肅立，由馬代誦可蘭經，次吳鐵城致詞，謂中國至今日，為最危險之時期，吾人如欲轉危為安，須一致奮起，下必死之決心，不容稍有猶豫，紀念安德馨，即紀念其不畏死，不猶豫，人人果如此，中國必不亡云云，張之江王曉籟等均有演說，後由哈少甫致閉幕詞，並當場議決，請中央撫卹安德馨，勸回民捐購飛機，名德馨號，組織回民義勇軍等六案，正午散會。

濟南

穆家車門清真寺創辦鄉老

訓練班

成達第二小學已正在籌備中

濟南穆家車門清真寺自經新任教長金茂源任職

以來，教務已有蒸蒸日上之趨勢。近更擬籌備鄉老訓練班，及成達第二小學校，現在正與當地熱心教務之教胞著手進行，將來事成之後則該地之穆民老幼，幸福奚如？尚願該方教胞羣策羣力，以成斯舉，則回賜無量矣。(三)

追悼安營長

為國捐軀，同胞崇敬，追悼者衆，極其哀榮。

(六合通訊)東北榆關陷落，舉國痛憤，當我軍抵抗倭寇之際，有安德馨營長駐守榆關南門，以孤軍數百人抗禦器械犀利之賊衆，憤倭寇兇殘，全營官兵誓死鏖戰，與關共存亡，卒以彼衆我寡，苦關無援，全營戰死，慷慨捐軀，聞者起敬，凡我國人，對於坐擁重兵，屢喪國土者，莫不髮指痛恨，追念此忠勇衛國，為民族爭光之安營長，及所部數百無名英雄，極表崇敬，全國各地哀其壯烈，開會追悼者，此起彼應，安營長生奉回教，上海回教中人，尤以其功在國家爭光宗教，除在滬上舉行隆重追悼會外，並通電全國禮拜寺一致舉行，以示盛大，本邑城內外兩後街禮拜寺，接滬電後，亦於前日同時分爲安營長追悼會城內外兩寺分由蔡田東，常子颺兩主教虔，誦可蘭聖經爲安祈禱，參加之回教徒，各到有二百餘人，氣象莊嚴，虔誠禮拜，咸謂安營長哀榮如此，雖死猶生云。

本刊收到海內外教刊一覽表

(二月份中旬)

Hot Light. 11.

The light. 28.89.

伊光 49

成達學生會月刊 33

正道 3卷2期

穆光 32期

本刊啟事

本刊邇來內部人員稍有更動，一切手續尙未嫻熟，對於各方業已繳齊報費訂閱全年之教親，如有遺漏未寄之處，務請即日函知敝社，說明定報年月，定單號數，以便續寄，謹佈區區，即祈
亮照

本社謹啟

月華 (第五卷第五期)

編輯者 北平月華報社

發行者 月華報社發行部

發行所 北平東四牌樓路四成達師範出版部
電話東局二五九〇

訂閱價目表 郵費在內

類別	每冊	半年	全年
國內	三分半	五角六分	一元
國外	全年華幣三元		

一、報資先付，空函不寄。
二、郵票代洋，照九五折。

重訂廣告價目表

地位	面積			三	期	半	年	全	年
	全	中	四分之一						
底皮外面	八	五	三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底皮裏面	六	四	二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封皮裏面	四	二	一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文內	二	一	四分之一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一、圖畫製版，價目另議。
二、刊資先付，全年可分二次交。
三、特別廣告，請來社面議。

本刊收到捐款鳴謝

白子厚先生三月份特捐洋貳圓。馬雲亭先生四月份捐洋壹百圓。馬淳夷先生五月份特捐洋伍圓。馬雲亭先生五月份捐洋壹百圓。白全智先生五月份特捐洋貳圓。白允軒先生五月份特捐洋壹圓。馬雲亭先生六月份捐洋壹百圓。七月份捐洋壹百圓。蕭瑞甫先生七月份特捐洋壹圓。馬雲亭先生八月份捐洋壹百圓。馬公館九月份捐洋壹百圓。桂林蘇橋清真書報閱覽室七月份特捐洋壹圓。馬公館十月份捐洋壹百圓。十一月份捐洋壹百圓。馮權軒先生十一月份特捐洋壹圓。馬錫平先生特捐洋叁角。劉仲泉先生十一月份特捐洋伍圓。金子雲先生十一月份特捐洋伍圓。華北回民護教團北平後援會十一月份特捐洋貳圓。東永順寶號十一月份特捐洋壹圓。白立禮先生十一月份特捐洋叁圓。李澤甫先生十一月份特捐洋壹圓。馬瑞麟先生十一月份特捐洋貳圓。王永安先生十二月份特捐洋壹圓。馬公館十二月份捐洋壹百圓。華北回民護教團涿州支部特捐洋拾圓。蘇子良先生特捐洋壹圓。山東陽饒六營清真南北二寺共特捐洋伍圓。李朝珍先生特捐洋壹圓。青海者發祥先生特捐洋伍角。(以上列者均係二十一年捐款)

二十二年一二月份收到捐款

回融和先生一月份特捐洋貳圓。天津馬公館一月份捐洋壹百圓。南京韓啟茂先生一月份特捐洋伍圓。陳世英先生一月份特捐洋壹圓。陸角。山東梁邱鎮清真寺特捐洋壹圓。天津馬公館二月份捐洋壹百圓。楊哲臣先生二月份特捐洋壹圓。馬符齋先生孫瑞堂先生二月份特捐洋貳圓。貳角。